

乡亲们企盼着在寇河建一座桥,以便与外界相通

故乡的桥

王才民

贼寇命名的河,唯有我家乡的这条河。史料载,寇河一名系辽宁开原人民所起,因该河是山区河流,陡涨陡落,水患不断,洪水过后如贼寇洗劫,故名曰寇河。它发源于西丰县东枫树村老爷岭,西入开原县老城东南清河。流经八个村镇,全长100余公里。

1951年我14岁时,在家乡亲历了寇河发的一场大水。两山夹一河的家乡县,山洪暴发南山根至北山根,所有靠河的村屯全被冲走。我所在的村有三个自然屯,其中地处河套人口较多的玉璞屯人畜被洪水卷走,房屋片瓦不留,连屯中的大碾盘都被冲走很远。我所在的松泉屯背靠北山,但也有过半房屋被冲毁。据《西丰县志》记载:全县耕种面积748399亩,受灾面积207703亩,重灾人口31762人(其中缺4个村的统计)。另查“西丰县历年人口数字资料汇总表”记载:“涨水前的1950年全县户数53854户,总人口228666人;水灾后的1951年全县户数52267户,总人口218524人。1951年比1950年户数少了1587户,总人口少了10142人。

这场洪水致全县交通中断15天。连一台电话也没有,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松泉屯被洪水围困,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时间就更长。

背靠连绵的长白山支脉的松泉屯,

被横在屯前的寇河阻断了百余年,尤其是夏季的泛洪期,几乎与外界隔绝。虽然地处青山绿水,但松泉屯几十年都没有脱贫。乡亲们企盼着在寇河建一座桥,以便与外界相通。但因缺少资金无力建桥。直到1997年,解放前从松泉屯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台湾人士刘述先老先生回乡祭祖,为建桥提供了第一笔资金。据时任村长的张连才介绍,当时刘述先捐了5000美金,他和市财政局申请拨款5万元,另经多方筹集,凑了20万元。但这些钱建桥是远远不够的。在当地的刘述先的侄子刘喜文,到哈尔滨找到在秋林公司工作的刘述先的弟弟刘述生。通过刘述生联系购得从松花江大桥——滨洲铁路桥维修从两侧拆下来的人行步道铁板。雇大挂车从哈尔滨运回松泉,铺设在桥架上,建了一座仅供行人通过的简易步行桥。

张连才说,时隔19年后,到了2016年,由他提议,经全体党员和村民一致同意后,并得到西丰县交通局局长刘海军的大力支持。刘海军不仅多次到省、市交通部门争取资金,还不辞辛苦,亲临现场,指导建桥。村屯集资20万元,国家投资322万元,共计342万元。在松泉屯前的寇河上建了长达166米、宽8米的钢筋混凝土桥,人车畅通,结束了松泉屯被寇河阻断了百年的历史。

至于村里希望我为松泉桥题写桥名的事,我慎重考虑,一是我的书法功底不行;二来对家乡没啥大贡献,不可妄题桥名。但我可以为此做点事情。考虑当初简易的松泉桥铺的步行道铁板,是从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拆下来的缘由,何不出面拜请当年为松花江大桥题写桥名的黑龙江省著名书法家韩荣吉先生再为松泉桥题写桥名呢?韩荣吉先生曾于1981年8月为松花江大桥题写桥名。

一筆牽兩橋:松花江大桥和松泉桥。2017年7月4日,省书法家韩荣吉先生,怀着对辽东山区松泉屯乡民的深情厚谊,挥毫写下“松泉桥”三个古朴苍劲的大字。

我虽未能题字,也未能回去亲眼看看,但通向家乡的桥,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半拉子铲地

王松图

赵四爷拿下嘴里的烟袋:“我说个四大黑:包文正,呼延庆,年三十晚上无底的洞。”

高英也不示弱:“我说个四大绿:青草地,西瓜皮,豆地的蛴螬邮政局。”

歇气之后,我们从地南头往地北头铲,快到地北头的时候,我看见送午饭的人挑着担子忽闪忽闪地走来了。

三叔停下锄头高声说:“大伙停下来,准备吃饭吧!”

送饭人挑的担子,一头是装满水的一方木制水筒,水的上面飘浮着半尺见方的木块;另一头的大柳条筐里,装着黄米面粘豆包、咸鸭蛋,还有大酱小葱小米稀饭。我渴的厉害,就赶快拿起挂在水筒梁柱上的葫芦瓢,舀起并拔凉水,咕嘟咕嘟地喝起来。一直喝到肚子有些发胀,一走路甚至可以听得到胃里流动的水声。

饱餐午饭之后,还得休息一段时间。艳阳高照,地上都有些烫脚。

地头和地中间,没有一棵可以遮荫的柳树或是榆树,人们只能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休息。三叔头朝南枕着锄杠,仰卧在垄沟里,脸上用着麦秸秆编织的大草帽,有人用两根粗锄杠扯起布衫遮住一点阳光,我趴倒在垄沟里就睡着了。当我被叫醒的时候,满是汗水的胳膊和腿,都沾满了泥土,垄沟里的土都被润湿了一片。

下午,我们顶着烈日继续铲地。三叔看到大伙都铲到地头了,就刮了刮锄板,宣布收工。我赶紧穿上母亲做的黑布鞋,跟在众人的后面,沿着田间小道朝着屯子的方向北走。人们怀着完工后的胜利喜悦,打着锄头,迈着轻快的步子。不知是谁哼起了《月牙五更》:一更里呀啊月牙没出来呀啊,貂蝉美女呀啊……下楼台呀啊,双膝跪在啊地尘埃呀啊……

我望着屯子里飘飞起的缕缕炊烟,想到蓝天下轻盈游走的白色云絮。我望着蓝天火镰的钢条击打火石,想到初春原上燎荒的熊熊烈焰。我心情愉悦地走在众人的后头,用镰刀叮叮当地敲打着锄板儿。听到屯子里传来老黄牛那悠长的哞叫,听到小猪仔们命令猪群解散各自奔跑着回家,那些“尔唠唠”“尔唠唠”唱歌般欢快的喊声。



北国风

恢复高考那年

陆启明

1977年高考有约540万人参加,虽然时间已经冲淡我记忆中的高考情景,但是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每年的这两天都成为全民关注的大事,如今2017年,四十年的光景,承载了多少学子们的梦想,也让我回忆起了当年高考的往事。

1977年,经过了十年的停滞,国家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让我们这些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希望和寄托,擦出了新的生活火花,为能走进曾经学习过的课堂,重温以往的校园生活,可以说是再开心不过了。此次考试,得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积极的响应。那段时光,全连上下一百多年轻人,有近一半人,跃跃欲试,数理化、外语书都带在身边,有很多人让远方的家人,邮寄过来课外书,有很多有心人,把上山下乡时带的书拿出来学习,更有不少战友请假,到佳木斯新华书店去买复习书。

我当时的工作岗位在马号,除了喂马草料,给马饮水,清除马粪,时间相对充足。其它排的两个哈尔滨老乡,因为清静,就选择在我这里看书。有些难题让人头疼,但还是经共同努力,把难题迎刃而解了。那时学班的亢奋,让大家都没有了时间观念。炊事班的战友几次来催促吃饭,因为饭都重新热了好几遍。对于战友学习的态度,都能充分理解而且支持。连长和指导员,还有很多老职工,都在为我们创造时间。所要进行的工作,都提前完成,必须要做的工作,让老职工和干部家属来完成,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感动。

那段时间,我投入了很多精力,确实很辛苦,但年轻是我们的资本,一夜的休息,浑身轻松了许多,又投入到新的一年学习和工作中。每个准备参加高考的战友,都不甘寂寞,把书和笔记本,放在书包里,随时带在身上,田间地头都变成了学习的课堂,仿佛又回到以往的学校,又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记得有两天,连连秋雨,伴着散落的雪花,不能下地干活。

大家都自由活动,有在自己的单铺上看书的,计算公式的,写作文的,有到连队场院干操室复习的,有在拖拉机驾驶室中间闻着柴油味儿,看着淅淅沥沥的雪花写作的。尤其在晚饭之后,书和本子代替了象棋和扑克牌,大家都很忙,看着、写着、计算着。但大家认为苦和累是值得的,感觉不参与高考就是一种浪费,可以这么讲,忘了北大荒初冬的寒冷。

咱们三营生产连,来自上海、北京、天津的青青,以及杭州和黑龙江本地的年轻人,把学习课本拿出来,努力地看着、学着。白天出工,不能耽误工作。晚上到深夜,宿舍变成学习的天堂,抓紧一切业余时间,来补习、来充电。相互补充、互相探讨,把忘掉的知识再捡起来,更多的是捡起以前的美好回忆。

经过努力,通过考试,上海的徐意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北京的金凤来,考入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还有刚到连队不久,才来一年的哈尔滨两个小青年儿,男孩儿考入了哈尔滨冶金测量学校,女孩儿进入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可惜的是,我虽然每天都在学习,但最终没能参加当年的高考。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前,群众推荐是重要的,也挺残酷,这是要伤感情的。说句心里话,谁不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啊,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要掂量掂量自身的半斤八两,更要重新认识自我。平时都在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怎么好去伤感情,最后我和很多战友只能放弃了,因为每年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只有一到两名。

这里要重点提提我的同志蔡支边。他是农场老职工的后代。他的父亲在1958年,随着北大荒十万官兵转业来到友谊农场十八团,后来到新建的宝山农场,相对比较艰苦。他考上了八一农垦大学,临走时,大家送他到村口,挥手告别,鼓励他努力学习。他说,三年后再回来,看着他流出的眼泪,我们也被感动了,在轰鸣的拖拉机声响中,车已远去。



2016年建的钢筋水泥松泉桥



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国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芒种时节,九岁的我,就在明水县高木匠屯的老家,跟随三叔当半拉子给自己家铲地。铲苞米,铲高粱,铲谷子,铲黄豆,还有放秋垄拿大草,那三十年十分艰辛且快乐的时光。

在高木匠屯的五六十户人家中,我们老王家是有名的大户。这并不是说我们家富有,而是人口多,多达二十四口人。我父母有我们五个孩子,我二叔二婶有四个孩子,我三叔三婶有三个孩子,还有我四爷四奶,排行老七的我爷爷和奶奶,我还有两个没出嫁的姑姑。我们家这二十四口人,都住在一个有五间正房、四间西厢房的大院子里,母亲和二婶、三婶,每人十天轮班烧火做饭,过着并不富裕但是和睦的日子。

我第一次跟着打头的三叔铲半拉子,是铲头遍的苞米地。所说的铲半拉子,就是三叔带领成年人铲两条垄的苞米,我铲一条垄。那时我家没有计时钟表。我现在猜想,也就是两三点钟左右,母亲就摇晃着我的身子说:“长青,快点起来吃饭。好跟你三叔铲地去!”

我揉着睡眠答应着,可是一翻身又睡着了。不记得被母亲叫了几遍,才匆忙起身,用铜脸盆里的凉水洗一把脸,站在堂屋的大长条桌边,和三叔、张大爷,还有李五舅几个人一起吃饭。吃的是苞米面窝头、小米稀饭,还有萝卜条子咸菜。饭后,晨光刚照亮庭院,我在一个石头碾子上磨着锄头。三叔喊我说:“长青,你那样磨锄头不行。把锄头拿过来,三叔给你刮一刮。”

三叔坐在房门东侧的一个石头碾子上,把我的锄头横放在他的面前,使锄板的刀口向上,他用双手握住镰刀头的两端,由下向上地切削锄板的刀口。我看见有卷曲的细碎铁屑从锄板上跌落到地面。这时我才知道:镰刀刀口的钢,比锄板的铁坚硬得多。我高兴地接过锄头,三叔嘱咐说:“找一段麻绳拴上,你就用这镰刀头作刮锄板吧!”

那天,是铲村南六七十条垄,垄头子有二里地长的大片苞米地。

播种那片苞米的时候,二叔右手挥动着鞭杆不足一尺长的皮鞭子,左手掌控并左右晃动着犁把,让两匹马牵拉的水犁破开的垄沟成一条直线。跟在犁杖后面的三叔,左臂挎着装满苞米种子的柳罐斗子,每向前迈一小步,就用右手撒三四粒苞米种子于新土之上,等犁杖运回来再破垄时,就把撒下的苞米种子埋进土中了。播种完二十多垄苞米之后,二叔就让我牵着很听话,我放马时就骑过的黄骠马的缰绳,拉着直径约一尺、有五尺多长的木头碾子,镇压刚播种过的苞米垄,每趟压两条垄。每当走到地头时,我就牵着黄骠马向里兜大半个圆圈,使木头碾子掉过头来,继续压地。我记不清用了两天还是三天时间,才把那片苞米地压完。